

〈新肝情願〉安啦！

張秉豐

編者按：本文摘自楊慧鉑所主編《新肝情願》一書。文中主角張秉豐，男，高雄市人，罹患B型肝炎、肝硬化、肝癌。

2001年6月6日，38歲時由其妻蔡秋蓁捐贈部分肝臟進行大愛活體肝臟移植手術，重獲新生。張秉豐的《安啦！》描述著換肝前與換肝後，判若兩人的身體狀況與心理情緒，我們真的想說，換肝後重拾健康的他真的是「安啦！」

第一次捐血才知道自己是型肝炎帶原者，當時還只是個高中生，對於型肝炎是什麼病，一無所知。退伍後，從事的工作需要輪班，每到大夜班凌晨二、三點時，就覺得頭昏腦脹、痛苦異常。回家後，不管怎麼睡都覺得不夠，這樣日復一日，無形之中，型肝炎病毒已蠢蠢欲動。

二十七、八歲時，因為腹脹、食慾不振、噁心、嘔吐就醫，才知道病情已經發展為慢性肝炎。年輕，再加上對肝病的不瞭解、不重

視，初步的治療痊癒後，就再也沒有回醫院追蹤檢查。這樣一來，使得肝炎病毒、肝硬化有機可趁。

我們家兄弟三人都是型肝炎帶原者。一九四四年，二哥首先發病，肝腫瘤十公分、靜脈瘤破裂、解黑便……。對於肝病一知半解的我們，這時候才見識到它的嚴重性與可怕程度，也才警覺到必須對肝病有些認識及瞭解。對照著書中肝病病程資訊，看見二哥日漸虛弱、腹部腫脹，我們知道，也百般不捨，怎麼可能，又怎麼能相信我們即將失去他。

鄰居介紹了幾味偏方草藥，說是有人因而治好了肝病。大哥決定一試，二哥也同意，我們放棄了醫院的正規治療，開始服用草藥。其實，這些成分不明的偏方對二哥的病好像沒有什麼幫助，短短二十幾天，二哥就往生了。事後，大哥開始注意到自己的健康狀況，只可惜他並沒有到醫院檢查，只是服用和二哥一樣的偏方、草藥。一直到雙腳出現水腫、腹脹等肝

病表徵後，勸他盡快到醫院就醫，卻為時已晚，大哥從住院到死亡，只有短短三天。

不到三年，先後失去兩位兄長，心中悲痛異常，我暗自盤算兩三年後會不會輪到我？於是，辭去了工作，專注照顧年邁的父母、保養身體、作息正常、飲食規律，決定不讓肝病繼續惡化下去。只是，我並沒有在失去二位兄長的警惕下，接受醫院長期且不間斷的追蹤治療，只是斷斷續續看診過幾次。我每天都不敢稍有懈怠，按時服用中藥，總以為這樣就能治好慢性肝炎。老婆勸我去醫院做檢查，而我卻總以去醫院檢查很麻煩、費時等理由來搪塞、敷衍。其實，我是心存僥倖的、也想藉此逃避，不願也不敢面對詳細的檢查結果。

後來我忙著搬家，想換個新環境讓父母盡早走出連續喪子的悲慟中。可是，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全身出現尋麻疹，但停用中藥就好了，我根本不以為意，誰知道竟是肝硬化的病兆。住進新家第三天凌晨，腹部不舒服，一陣暈

眩，癱坐在地板上，吐了滿身滿地的血塊。頓時，我想起二哥的情形，「完了！完了！這麼快就輪到我了嗎？和大哥相隔才三年多，大哥大我十歲，我應該不會那麼快吧」雖然心中這麼想著，但知道肝硬化是躲不了了。殘酷的事實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找上我們家，找上我們兄弟三人，父母、妻子、孩子又該如何承受這樣的打擊呢？

清洗好地板、換好衣物，老婆和三個小孩都還沉浸在睡夢裡，看著她們，我實在很想獨自一人面對這一切。可是，終究還是搖醒了妻子，交代了一些事，隨後，自己到附近醫院就診，心想這次住院不知道能夠撐幾天？

兩次食道靜脈瘤結紮手術，住了九天就出院了。

出院確實讓我感覺到非常開心，歡喜還能回到家人身邊；但一方面卻深怕再一次大出血，失去了生命、離開家人。我每天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下，過著消極、悲觀的日子，老婆想盡辦法改變我的消極態度，鼓勵我去練氣功、

改名字。縱然心裡有千百個不願意，但爲了不讓老婆、孩子、父母失望，只好一切隨他們的意了。

報紙、電視上經常披露高雄長庚肝臟移植成功的消息，促使老婆決定陪我就診。老婆每一大清早就到醫院爲我掛號，陪著我門診、住院，安排評估、等待換肝。除此之外，老婆也力勸我接受同樣血型，自告奮勇想捐肝的小姨子好意，只是礙於當時三等親內才可以捐肝的法令而作罷。後來，台北器官捐贈協會告知我們，O型血可以捐給任何血型的人後，O型血的老婆便迫不及待請求陳醫師安排評估檢查，肝臟移植手術日期則訂在二〇〇一年五月三十日。

手術前七天，小女兒竟然得了腸病毒住進醫院，這對即將進行肝臟移植手術的我們，無疑是莫大的困擾，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？此時，陳肇隆醫師正巧通知我們有一對南非來的夫妻情況比較危急，問我們是不是可以同意讓

他們先動手術？我心想，這不就剛好解決了我們

放心不下小女兒、分身乏術的問題了嗎？我的狀況還不錯，順延一星期應該沒問題，便慨然允諾了陳醫師。

一星期後，我們住進長庚醫院準備進行肝臟移植手術，可是剛治療完腸病毒的小女兒卻又發燒了，陳醫師爲了讓我們放心走進開刀房，如期進行肝臟移植手術，便緊急爲我們連絡兒童醫院刁醫師，安排小女兒住院治療，以方便家人就近照顧，真的謝謝陳醫師的貼心與幫忙。

肝臟移植手術後，身體恢復得非常迅速，重生的感覺真好，心中充滿喜悅與感激。住院時有好久沒看到三個女兒，雖然她們很吵，喜歡在病房裡爬上爬下、又哭又笑，可是還真想她們。天真的女兒們最喜歡醫院了，我康復出院後，傻妞兒還傻傻的問：「爸比，你什麼時候還要去住院？醫院好好玩喔！」其實，能看到她們的成長，能不在她們的成長過程中

缺席，已經是我最大的滿足了。

大女兒快要上小學了，家中有一間空房是要留給她做書房的。我趕在開學前爲她鋪設實木地板。組裝過程中，電鋸聲驚擾了母親，原本差點兒失去女兒的她，擔心會有些什麼閃失，不斷關心的問：「真糟！你又在做啥？肝不知會落下來？」安啦！安啦！親愛的老媽，您真的免煩惱啦！換肝後的我，食慾變好了、長胖了，與換肝前有如天壤之別，連您媳婦攏說她好像換了一個老公呢！